



在闽南，可谓是人神共处，宗祠、宫庙数量之多，无一地能出其右。网上戏称闽南人“挺神的”，真是一言中的。闽南人爱龙、敬龙、信龙。信步走走，龙形象、龙元素随处可见，在祠庙等古厝中的应用最广泛。

驻足古厝前方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优雅地飞扬于天际的燕尾脊和脊线上盘旋腾跃的一条条飞龙吧。那美轮美奂的龙形脊饰，那活灵活现的姿态，那宏威十足的气势，实在夺人眼球，令人赞叹。

龙形脊饰是闽南古厝屋顶装饰中最精彩的，其中“双龙抢珠”“双龙拜塔”最为常见。前者是左右护龙形制，配置匀称相互呼应，面向一颗火珠戏剧或抢夺，象征着喜庆丰收、祈求吉祥的美好愿望。后者是双龙面向一座七层宝塔，寓意守护宝塔，守护天下苍生。同一宫庙，飞龙造型从不重复，一般有三类，分别为扭身上腾的升龙、平行游走的行龙、尾上身下的降龙。

从远古的图腾崇拜，到封建社会的皇权象征，再到民间的吉祥符号，人们对龙的崇拜贯穿了整部中国历史。闽南靠海，风力不小，所以闽南人着意将龙安置于最显眼的护刹、尾脊等位置，除却装饰作用，又增加屋脊重量，以此抵御强风。

这些龙的制作工艺多是剪瓷雕。手艺人先构思图形，然后画到纸上；根据图案用铜丝做出骨架，再用沙和水泥



# 飞龙在天

| 邱建岩

本报记者 李想 摄

混合的混凝土，一步步塑形成模；而后将彩色瓷碗剪成大小不一的瓷片，用铁钳剪修成各种形状；抹上水泥后，将成形的瓷片黏到模上，一片片地镶上去；再将这些做好的图案黏合到屋脊上。在龙身上粘贴瓷片，使得龙鳞更具象，龙身更醒目，形色保持更耐久。

我的一个学生，干剪瓷手艺有23年之久，从设计到施工，从堆剪到画花，全能独当一面，但现在依然与妻小聚少离多，一年在外奔波的日子多达250天。这门工艺，大多工作要在

房顶上完成，冬寒夏暑、风吹雨打，时常遭受恶劣环境的考验。可是他咬紧牙顶下来了，在这二十年间，他娶妻生子，建了新房；又供弟弟读了书，找了工作，成家修房；让老人得以治疗，安享天伦。不夸张地说，他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就靠他那双稚嫩的双手，以及坚持、节俭、豁达。谁能想到，当年他在初中时是怎样一番场景，由于口吃得厉害，一句话说不清，作文码不上两三句；家访时，我看到了破旧低矮的房子，几个老人被

疾病缠身……可是他听了老师的话，每天早上第一个到教室放声朗读，每天坚持写日记……直到初中毕业后，他跟随当地一个做古建的师傅开始闯社会。

最近与他通电话，听他介绍了家庭和工作状况，再笑问：“都这个年纪了，还能坚持干吗？”他反倒回道：“为什么不干呢？”末了还补充说：“现在这个行业竞争比以前激烈多了，从业人员也多了。”

显然，“飞龙在天”的盛景，在今后仍会不断地在闽南天地间上演。



## 夏日图册(组诗)

| 林秋蓉

东湖吹来一阵阵  
水汽丰腴的南风  
红莲互相碰了碰杯盏  
蛙鼓蝉歌立时溢满人间  
蜻蜓踮起脚尖在波心起舞  
轻轻拨弄一阙荷香  
臂展洁白的鸥鸟  
在碧蓝天幕下翩飞  
穿过桥孔的浪朵  
片刻不停奔向海门深处  
横穿江面的白鹭  
似干净利落的标点  
拭亮了三千匹流水的分行  
我手心馥郁的花香  
是赠给你最好的礼物

### 晨光图

窗外，青翠小芽  
已葳蕤成一片绿色的海洋  
薜荔缠绕古道两旁的苍柏  
苔苔渴饮汨汨活泉  
透过石塔檐角的铃声  
举目向虚无的远空眺望  
打捞古老箴言，一缕轻风  
或两三把野草，拭亮生命的灯盏  
花香袭人，蝴蝶低飞  
炊烟在黄牛的眼眸深处  
袅袅升腾  
我爱指间奔涌的  
十万青峰，也爱林间跃动的光斑  
青春这块磨刀石  
在晨晖的锋齿斧锯下  
越来越薄

### 夏天在蝉鸣里苏醒

白云翻涌在窗隙后头  
夏天在蝉鸣里苏醒  
花木也好，杜鹃也好  
溪谷也好  
没有一个萎靡  
谁都精神抖擞  
如若想念那一匹  
豢养在溪岸边的白马  
它就会在薄雾中奔来  
它在等清晨飞泻的光瀑

### 荷香图

清醒的人穿梭于东湖  
容易在荷香里沉醉  
浓荫深处的蛙鼓、虫吟  
交替着奏响夏之歌  
这个暮晚  
接天莲叶，点燃夕光  
青峰放飞鸽子的翅膀  
缕缕荷香抚慰白昼  
燥热的肺腑  
碧绿的南风  
轻轻翻阅一湖涟漪  
一缕荷香，正潜入  
叶心那粒还未消融的露珠中  
蜻蜓扑扇羽翼  
落在花瓣里的余晖  
因此有了重量

### 夏夜

蒲扇轻摇，一树树  
灯火不灭的刺桐  
是蝴蝶飞舞的翅膀  
夏夜姗姗而至  
人在山中，铺开一袭竹簟  
耳畔不眠的繁星细语呢喃  
抖落一地蝉鸣虫吟  
一盏盏盛满露水的莲叶  
有璀璨银河流转  
春天为夏天谱写的动人音符  
在幼儿那悦耳的梦呓声里葱茏  
无瑕的月光在诗笺里流泻  
宁静和美好，是岁月的应答

### 花径

| 李金范

五月，拔开季节的丛林荆棘  
一条花径捧出鲜花与掌声  
繁花在枝头摇醒一树风铃  
石板路上  
铺满春天的笑容吟吟  
小手把信任交给母亲  
大手把风雨隔断在伞外  
那一刻，发自心底的爱  
连同滋润大地的水滴  
都被高高举起



## 低谷开花

| 李艺群

刘恋还未领到毕业证书，就迫不及待地跑到一家汽车配件店上班。店里到货，她卸货搬货；店里接到订单，她骑着摩托车去送货；有一宿时间就刷厕所，打扫卫生。偌大的一家店，总有忙不完的活，每天都干得腰酸背痛。月底领工资，看着手里那叠百元大钞，她笑靥如花。大家都很疑惑，店里的活都是脏活、累活，年轻的小伙子都不愿意干，为何貌美如花的刘恋却甘愿如此呢？直到我找到她那一天，才解开这个谜题。

“约好毕业后一起创业，为什么跑来这打工，你喜欢的服装设计不要了吗？”我气汹汹地问她。她说她的父亲突遇车祸去世了，这一年，她和弟弟妹妹的学费、生活费，用的都是父亲的赔偿金。母亲胆小、懦弱，她没有试错的机会，现在必须挣钱，把家撑起来。

满载轮胎的送货货车到了店门口，刘恋要去卸货搬轮胎，老黄呵斥她：“拿着单子，核对数量，少了轮胎，从你工资里扣。”刘恋要出门去送货，老黄的儿子小黄，指着墙角的垃圾桶，冲她大声嚷嚷：“怎么干活的，没一点眼见儿，餐盒满桶，也不知道扔；厕所那么脏，也不知道刷；不想转正了吗？”刘恋要去盘点库存的滤清，小黄推开她：“把桌子上的进货单、出货单核对好，没对完不准下班。”老黄父子俩突然故意刁难，刘恋觉得委屈，偶尔打电话向我诉苦，倒一倒心灵上的垃圾。受委屈是小事，工资缩水才是大事。忐忑地挨到月底，工资一分没少，反而多了几百，小黄说是老板提前给她转正了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刘恋的弟弟妹妹都参加工作了，她也熬成了店里的老员工。卸下家庭重担，大学时的创业梦渐渐苏醒，时不时跟我探讨创业。一天，老板突然召集所有员工开会，问：“我想退休，有没有人愿意接手这家店，如果没有，你们要做好重新找工作的准备。”

刘恋犹豫着，出去创业捡起自己喜欢的专业，还是接手这家做熟的店。拿不定主意，便去找老黄父子俩商量。老黄不解：“为什么来找我们商量？忘了这些年我们对你的刁难？”刘恋感激地说：“刚开始，真的认为你们故意刁难我，后来核对工资账目，知道没转正前，每个月多出来的钱，是你们塞给我的。慢慢就懂得你们的良苦用心，明面上是刁难，暗地里是在帮我，少干力气活，多学经营之道。”老黄惜字如金：“做生不如做熟。”刘恋豁然开朗。小黄面露喜色，跑到后库房捧出一束玫瑰花，塞到刘恋的怀中，诚恳地问：“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经营，做成夫妻店，你主内我主外？”刘恋笑了，喜悦的笑容跟盛开的玫瑰一样灿烂。她和小黄各自去办贷款，一人一半的钱，盘下老板的店，两人一起经营。生意上了轨道后，两人领证结婚。夫妻俩慢慢把两间店面房做成一家大公司。

山峦有低谷，人生也有低谷。比如亲人离世的瞬间，比如债台高筑的日子，比如希望落空的刹那，都是最黑暗、最难过的的时候。但人生中总有一种力量，超越于逆境和悲哀之上，把悲惨变成考验、把打击变成机遇，把低谷变成高台，积蓄力量爆发，让生命的花绽放。那种力量，就是执着的信念。

## 榕柳树同体奇观

| 黄小梅

暮春时节，泉州的雨淅淅沥沥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湿气。

在东湖公园里，绿荷渐渐露出了小脸，平展在湖面上，雨珠在叶片上翻滚着，像洁白的珍珠；岸边的桃树，粉红的桃花已退出舞台，嫩绿的小桃果悠然挂上了枝头，不慌不忙地看着游人穿梭；浮萍也羞答答地挤进湖面，占领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。一阵微风来，湖面银光闪闪，水波层层逐

流，在拐弯处，与平静的水面构成了鲜明的分界线。

徜徉在湖边的栈道上，只见花丛油光泛绿，树木大多向湖面倾斜，似是感恩湖水的润泽。突然，一株特殊的绿树吸引了我的眼球，这是一棵榕树与柳树的结合体。它们的树干紧挨着，柳树的树干几乎被掏空，大部分已枯萎，呈黑褐色，树皮粗糙皲裂，而榕树的树干上长满了气生根，气

生根中竟紧紧地搂着一根柳枝，状似双手抱着一个婴儿，两树浑然一体。榕树的叶子茂密油亮，柳树则细腰低垂，嫩叶袅袅，如小鸟依人，它们和谐地相生相伴，成了一棵树。

大自然的植物尚能和平相处，互相包容，而人类呢？几千年又，又有多少灰飞烟灭的纷争？我静静地站在这棵树旁，感受着心灵上的温暖……

## 故土的海棠花

| 游蕙艺

老家矮墙的破盆里，养着一丛海棠，花细细，叶如扇，够不上“唯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”的吸引力。

父母亲成日忙着地里的活儿，没空照看它，我们几个小孩成天忙着嬉戏，很少关注它。

时常凝眸看它的是耄耋之年的奶奶。奶奶身体硬朗，喜欢劳作，年过八十还常常提着尿桶去园地里浇菜。儿女的苦口婆心劝她不用这么辛苦，奶奶改为十步一停、歇歇再走，提水到园子里浇菜。过了些年头，奶奶让我们这些小顽童拎水到园子里，她再一勺一勺地浇水。再后来，她就很少走出家门，梳着圆圆的发髻，穿一身天蓝色的斜襟衫，成天长时间地坐在老式靠背椅上，那安详静坐的身影犹如一尊佛像，那静默的思想有如乡村湛蓝的天空宽广而宁静，至于静默中的奶奶想些什么，孩童的我没有想过。

在奶奶的静坐中，乡村的时光显得宁静而舒缓，朝晖透过天井斜斜地铺撒在灶前的神龛、水缸、柴禾上，又渐渐地收回，午后的强光威力无比地曝晒在矮墙的花草上而后又悄悄地离开。我们几个小孩玩得入迷，不知何时宁静中的奶奶忽然唤我：“艺，把墙上的海棠花儿浇浇。”我连忙从水缸里舀几勺水倒进小桶里，拎着小桶爬上矮墙往花盆里倒上几勺水。悠悠夏日，奶奶时常唤我给海棠花儿浇水，懵懂的我知道了静坐中的奶奶对那盆海棠花儿甚是关注。

有一个日落时分，我们几个小孩从外面打闹回来，即将迈进门槛的那一刻，竟然发现奶奶脚



尖踮着矮板凳，一手端着一勺水，一手肘靠在矮墙边，正笨拙而又艰难地准备攀上矮墙给海棠花儿浇水。盯着那花儿细细如小红贝壳的海棠，我们惊愕于这不甚起眼的花儿在年迈的奶奶心中一定无限美丽……

静坐中的奶奶有一天告诉我们，她梦见老天爷对她说，她能活到一百零七岁。

九十岁时奶奶安详地走了，去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。那一丛海棠不再有人关注它，没有人给它浇水，也没有人在意它的生死，似乎它已经不存在。寒来暑往，秋去春来，有一天我们发现矮墙的石缝间竟然长出了一株株海棠，过了来年，矮墙的石缝间长出的一丛从绿海棠连成片，蓬蓬勃勃，无数的小紫花犹如无数的小粉蝶翩翩欲飞。骤然见到它的乡邻朋友，一刹那间就沉醉于它的美丽与生机，情不自禁地赞叹：“好美呀，海棠花！”

朋友琴是爱花者，她说：

“这么美的花儿，我折一些回去种吧！”海棠花儿移栽最是简单，无须连根带土细心呵护，它枝条脆弱，随意折取几根枝条插在她家的花盆里，大约一两个月，它就开花、结果、凋谢，边上长出一株株新苗，来年，海棠花儿挤满了花盆。

远离家乡，眼前常常飘过老家海棠花的花影，那摇曳的花影下有我懵懂的童年和一群嬉戏玩耍的姐弟朋友。如今，他们大多散落在城市的角落，活在城市的中底层，没有太多的文化和资本，像海棠花一样渺小而不起眼，对生活条件要求很低，靠自己的吃苦耐劳打拼，却也如海棠花一般蓬蓬勃勃、生机盎然地生活在这个多姿的世界。想念多了，干脆从老家折几株海棠带过来插在花盆里，很快它就长得蓬勃，开得灿烂。

窗前多了一丛故乡来的海棠花，故乡的亲人朋友似乎就在身旁。